

BQ

关注人生 分享人生

北京青年周刊

LIFE 生活

先锋

BO 为先锋 呐喊

2011.10.27 第43期 总837期

人们仍努力在“涅槃”的灰烬里寻找自己声音
Nevermind, 20年后独立未死

“我们呈现从前是不够的, 我们表达现实也是不够的”
梁晓声 回到八十年代

蒋勋讲美
何必成为乔布斯

张洹问孔子

两千五百年以来, 你的
儒家思想是乌托邦还是
实用主义?

变成了艺术的奴隶, 变
成了名利的奴隶, 我怎
样才能拔出来?





张洄问孔子

编辑 / 刘国兰 文 / 张纳 摄影 / 本刊记者 王坤 美编 / 王珏 贵校 / 杨小沛 图片提供 / 张洄

我会问孔子：“大人、圣人、军师、帝师，这几个职称都是你孔子的，从 2500 年前到现在你的儒家思想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中国的发展，还是适合人类发展，它是乌托邦的理论还是一个实用主义？”听到这些，孔子疯了。说，我喝多了，别问我。

”

“我现在做的东西对我来说很小，对你们来说很大。”

在灯火辉煌的浦东，一丛从高楼之旁，一尊裸体孔子像拔地而起，而且竟然跟金茂大厦一样庞大……这是艺术家张亚迪脑子里的构想。当然，这个惊悚的孔子计划并没有实现，不过张亚迪在外滩美术馆做了一个大型展览“问孔子”，大得依然让群众咋舌。

展厅里的孔子在乱舞，在泡澡，万世师表从原始社会穿越到未来，生生地被分裂成现代人的各种形态。“孔子生前没有画像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用超写实的手法塑造孔子，我想把孔子给生活化、世俗化。”张亚迪说。无论是电影里的明星化孔子，还是市中心的教条化孔子像，在群魔乱舞的时代圣师总被拎出来当作某种媚世ICON。只是这次，孔子遭遇的是张亚迪，他的狼和直白几乎是儒家的反面。

张亚迪不像一些天价艺术家那样占据财经媒体的版面，但他一个个惊悚骇俗的作品总是刺激着公众神经。十几年前的张亚迪创作了作品《平方米》：浑身涂满鱼油和蜂蜜的艺术家坐在一个航脏公厕中达1小时，蜂拥的苍蝇贪婪地围绕在他身上……一系列行为艺术让张亚迪成名，在纽约走了一圈回来后，张亚迪却改弦易辙，开始捣鼓大型装置。如今他在上海松江买下占地40亩的旧工厂，拥有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的工厂和艺术师和一百多人的创作、制作团队。2010年，他在尤伦斯展出《希望隧道》，竟硬生生地拆了美术馆的一堵墙，以便搬进从汶川“淘”来的一辆火车残骸——问他这个作品值多少钱，他厚也不客气地说，在他心里值两亿。

现在，这个以庞大、群众为特点的艺术家面向另一个“大”：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根源。说是“问孔子”，但其实更像是给这个纷乱现世添乱，以张亚迪的方式。

BQ：《北京青年》周刊

ZH：张亚迪

BQ：你问孔子什么问题了，他回答些什么？

ZH：我主要还是讨论生命科学中的幸福价值和幸福观，不懂就要问，更多的人去提出对孔子的看法和问题，前几天我问一个香港人他会问孔子什么问题？他说这个人我都不认识他，我根本不信任他。我相信很多人的问题都是出乎意料的。

当下全球的环境都分糟糕，欧洲、美国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重，人们对未来都没有什么信心。中国的问

题跟他们的问题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这么多年过来，达到了相对高度的生活状态。中国是忽然要改变现状，忽然间不满意现实，贫富差距、腐败问题……可是孔子的理论是不要出格——该干嘛干嘛，不要跟别人过不去不要跟自己过不去，不要与命争。我会问孔子：大人、圣人、军师、帝师，这几个职称都是你孔子的，从2500年前到现在你的儒家思想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中国的发展，还是适合人类发展，它是乌托邦的理论还是一个实用主义？

听到这些，他疯了，说我喝多了，别问我。

我要是也，看到2500年之后的今天的现状我不仅仅是疯了，我会从东方明珠跳下去。

BQ：你在展览中撒来一窝蚂蚁，寓意是嘲弄和贪婪么？

ZH：整个人类就是蚂蚁，越来越贪婪。我认为人首先是一种高级动物，我们在学政治的时候，第一课就是，人是动物。动物的属性就是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谁怕谁？

我在香港遇到摄影师杜可风，他就醉醺醺地跟我说，张亚迪，谁怕谁？这很代表现在人的状态。很让人心酸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奴隶，艺术世界的奴隶。这里面得到的幸福感比较之前的付出，就是很虚无的那一个瞬间，这就是人性——追求那些表面的东西。

BQ：蚂蚁的运输过程是怎样的？

ZH：这些蚂蚁原来养在树上，在广西他们养蚂蚁是为了药用。我们去抓的时候，每个蚂蚁窝里面有几千只蚂蚁，用网兜套上，再集中装进蛇皮袋里，一辆商务车把袋子塞满，驾驶舱用塑料布再隔一下。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很得意的满载而归。在距离上海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，驾驶舱里的年轻人发现开始有蚂蚁了，他很高兴，抓一个放进二锅头里面，但是再过一个小时蚂蚁开始多起来，不知道哪个袋子已经开了，蚂蚁从缝隙里面全爬出来。到了杭州他们几个人简直没法活了，有点像灾难片，人蚊大战。我跟他们说，直接开到美术馆里面，我们准备营救。车直接开进来，开车门一看一车的大蚂蚁，我的助手身上都是蚂蚁，那叫一个艰难。

BQ：把蚂蚁千里迢迢地搬过来，就是为了把它们关在画框里面？你是希望它们一辈子就活在这里了？

ZH：它们多长时间把这个非洲大木头吃掉掉，这



是我想知道的结果。吃完了他们还在循环，每天都在繁衍，他们会把木屑和排泄物循环吃，这个十三米的房子会移动的，我特别希望这个房子永远放在外滩，成为一景，让人们看到这些蚂蚁的时候会忽然想到，我们人就是蚂蚁。我们都在消耗地球的资源，消耗完了怎么办？和这个地球共亡还是共存？

BQ：你原来的作品很环保，要，也仅仅是要自己。现在你开始利用资源了，开始要动物了？

ZH：我原来带着全球的各个人种的人一起被要，去哪儿都有一帮人。我现在真是退步了。你看我把那个古木头带到工作室，门卫大爷说，张老师咱把这块木头盖上吧，这么难得的栋梁。他老是给我偷偷偷上。我说不要盖，要让空气氧化，要让雨水吹打，这样木头松掉，才会变得让那些蚂蚁容易吃。我上这么好的木头腐烂，把蚂蚁千里迢迢运过来，干吗呢？这个作品真的有意警世意义，还是怎样？我把这个世界，这些拟人化的东西一下子强烈化而已。反过来讲我要是真的不做这些事情我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会。

BQ：最起码从环保的角度讲，你停止什么都不做，就不会破坏资源了。

ZH：前一段时间我们跟上海市容、林业局、狮子专家们开了一个座谈会，他们让我回答为什么展览中非要用猴子。我给他们解释我的道理，他们说你在瞎掰你。你口口声声谈环保，谈热爱动物，你让猴子生活在不是他们的空间里面，你这叫保护动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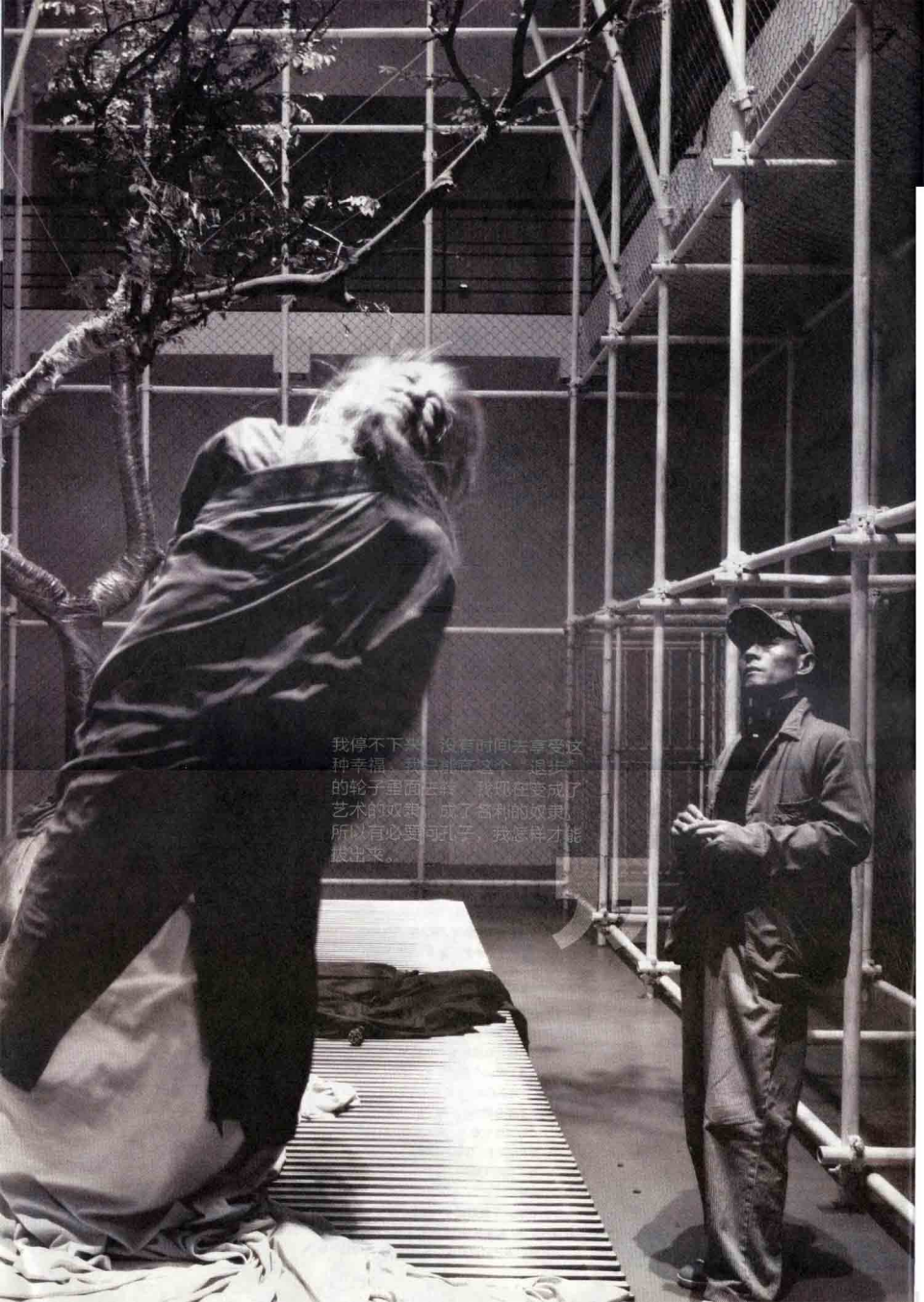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问得我非常羞愧。最终我们从方案中的200只猴子，减到100只，60只，最后妥协到9只，不做展览，拍完纪录片就回去。

BQ：看你的相貌特别像一个古代人，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是那个年代？

ZH：我对我自己很知足，我这么不靠谱的人能有饭吃，做自己心爱的东西，我很感恩这个时代。如果让我选择回到哪个时代，我会回到猿人时代回到人类之初，人和动物混在一起的时代。

BQ：你相信2012会来么？

ZH：一定会来，仅仅是大小而已，我永远在我的床头放一个大轮胎，充好气，随时准备被水冲走。当代文化是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大家都以为这场戏没完没了，其实这场戏有结束的时候。大家都觉得这场戏永远会演下去，也明知什么都不带不走，还是要拼命地演。□



我停不下来，没有时间去享受这种幸福。我只能在这个“退步”的轮子里面运转。我卯在变成了艺术的奴隶，成了各样的奴隶，所以有必要问孔子，我怎样才能振出来。